

在广场上

尹君

不管我怎样摆动那株水草，那只虾始终紧紧地拽着水草不肯松手。水一平静，那只虾就探头探脑顺着水草往下溜，不一会儿，它便弓身一跃离开了水草，又在水中觅食了，但只要水稍稍被搅动，它又立马弹了回去，紧紧拽着水草不肯松手。阳光投进水里，它的影子很小，跟我的一样。整整五年时间了，我就像那只虾一样惊恐地活着，可我呈现出的又总是愉快的、宁静的，甚至是大方的。他们像太阳的光线一样，替我挡住了暗地里我不愿揭示的那些伤痛、忧郁和尴尬。

不说这些了。今天阳光很好，我在街上慢慢走着，且走且停，在现实与记忆之间徘徊、辨识、挣扎，感觉一切都很陌生，一切又似曾相识。走得累了，我在市政广场一角的花池边歇脚。旁边几个小孩在蹦床上玩得不亦乐乎，他们轻轻一落下，又被高高抛起，他们一点儿也不害怕，笑声很响亮。我们单位在这里有一个分支机构，我曾在这里工作了三年。刚搬新城的那段时间，随着住户与商铺的增多，前来存钱、取钱、汇兑、贷款、兑换破零钞的人特别多，这里热闹非凡，办理业务的人像长龙一样在我们跟前延伸，那时我们很累很开心。即使现在，这里依然是县城里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段。这里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，那时的阳光似乎更慷慨一些，大片大片的落在房顶上、落在玻璃上、落在树冠上、落在人们的身上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喜悦。

挤挤挨挨的店铺像花瓣一样在广场四周盛开，中间那高高的灯塔是这朵花吐出的花蕊。然而，我却没有心情欣赏这些风景。内心忧郁的人，眼前呈现的事物也不会很阳光吧。通向行政大楼的台阶上坐着几个头发花白的老人，他们聚在一起，像一朵一朵在风中孤独摇曳的蒲公英。他们眼神里有安详，也有迷茫和叹息，黝黑的面孔上堆满深深的皱纹，皱纹里有平静，也有无奈和苍茫。没有语言，他们只是安静地坐着，看着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走过。斜阳的光辉从远处飘过来，在他们身后投下一个一个沉默的暗影。在这个早春的黄昏，各种食物和美食都不会引起他们太多的兴趣。也许，他们在平静的回忆自己漫长经历里的一些人和事，时间已将过去的沉寂和眼前的喧嚣分成了若隐若现的两端。

我站在广场的第二平台上眺望，夕阳把对面的山涂上了一层血红。从一家超市门前经过时，我进去买了一包烟。收银台前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

人正在给一位老奶奶找钱。老奶奶佝偻着腰，手上的白色塑料袋里装着方便面、洗衣粉、火腿肠。一个小女孩牵着她的衣襟，眼睛死死盯着收银员的脸，眼神里有一丝浅浅的忧郁和胆怯。走出超市，行道树的影子在超市的墙壁上移动，影子升到超市招牌上第二字的时候，就停止了移动。我行走的脚步越来越慢，内心也越来越孤独。有广场舞的曲子在空中响起，却看不见多少跳舞的人。商铺的招牌灯陆续亮了起来，街市却很空旷，甚至弥漫出一种灰暗与颓废。我折身经过行政大楼的台阶时，那几个老人还坐在那里，他们的目光依旧黯淡、迷惘，仿佛是生活、行走在另一种时间里的人。

广场的天桥上，一个中年男人挑着十几个装有红色、白色、黑色小鱼的鱼缸轻声叫卖着，他面前还摆放着一只稍大一点的鱼缸，鱼缸里有一根水草和一只虾，我蹲下身，看见虾须在轻轻摆动，虾是活的。但不管我怎样摆动那株水草，那只虾始终紧紧地拽着水草不肯松手。反复几次都是这样，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再去作弄一只虾了。

那根灯塔亮了很耀眼，广场上有种融融的暖。抛开那只虾，我有多余的心思看行人了。眼前有一少女，蜂腰肥臀，人一走远，整个背影如一张剪纸，一投足一摆手，如柳摇曳，有种锥心的风情。陪她一起走的，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或许是她的母亲。中年妇女很壮阔，上下同规格的肥，走动时，足音很响亮，更为惊心动魄的是，她臀肉下坠，总像要砸到广场坚硬的地面上。两相对比，不禁让人生出很多感慨，人间不平总是遭人恨的，但最该恨的，是时光，还有冷漠。回家的途中，路灯齐刷刷地熄灭了。除了一条微微灰白的路什么也没有，黑暗中，我大口地喘息着，一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充斥着我的身体，感觉体内潜藏着一块硕大的铅块，渐渐下沉，愈坠愈快，最终跌入一口无底的深渊。我努力向上攀爬，努力寻找一丝微茫的光亮，可我什么也没找到，有的只是怒吼的江风从耳边刮过。一切都没有改观，一切都没有起色。我很惶恐，最近一大段时间我总是做着相似的噩梦，常常半夜惊醒。当夜，我的梦被一场浓雾纠缠，一栋四洞开的房子若隐若现地悬浮在一口池塘边，滂沱的大雨倾泻而下，淋湿了我正在做的梦。梦里的我变成了一只虾，一会儿在浓雾中爬行，一会儿又在泥泞里挣扎，我想找一处可以躲避雨水的地方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，我焦躁不安，我四处躲藏，终于疲惫不堪地醒来，我艰难起身，窗外皓月当空，一棵树孤零

零地矗立在眼前，透过皎洁的月光，远远地，我看见了那口池塘。余梦未醒，我像虾一样不停地朝着池塘爬行，感觉却离池塘越来越远了。我曾那么热爱我赖以生存的那口池塘，也特别感激生活在这口池塘里的众多水族，我们一起觅食、一起游玩、一起在水面上跳跃和滑行，那些时光总是快乐的。可最近一年多时间里，惊恐的感觉次第加重，我总被一种不安定所侵扰，现实如一张逐渐紧缩且严峻的网，让我陷入隐秘慌张，呼吸困难。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，焦虑充斥半空，我再也找不到曾经的光和热了，有的只是寒冷和寂寥，我是一只被扔进一潭死水中的虾，没有任何水草可依附可躲藏，只有孤零零地潜在氧气稀薄的潭底偶尔动弹一下。时间一长，缺氧的难受挤得我周身剧痛。

更让我难受的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颈椎病越发严重了，颈椎的疼痛导致左边臂膀有些麻木，臂膀的麻木使我整个人也麻木了，这种麻木加剧了我的孤独，也消耗掉了我身上仅存的那点儿热情，我虚弱至极，常常夜不能寐，我担心今晚睡下，明早再也不能醒来。但一想到爱我和我爱的那些人，讳疾忌医的我不得不去看一下医生，医生说检查结果下周才能出来。走出医院，街上行走的人们像一条一条的鱼从我眼前滑过，我看不到每个人的脚印，它们被新的脚印践踏覆盖，每个人的面孔都跟我一样，冷漠、麻木、坚硬、疲惫。我弓着腰站在人行道上，早春的阳光把我和树叶扭动的影子拉得很长，有风吹过来，我低头看见地上的影子，像极了始终紧紧拽着水草不肯松手的那只虾。

这时，妻子拉着快满七岁的女儿在医院门口接我，她看着地上的影子对我说，你真像一只虾。我没答话。我知道自己终将会变成一只虾，一只紧紧拽着水草的虾，欢乐和宁静都像是偷来的。虽是如此，目前，我仍残存一丝被感动的能力，毕竟生活在一座以长江为偏旁首部的城市里，我对后半生仍抱有梦想，因为住在长江边的我，无论何时，只要直起身，就能看见江面上那些飞翔的水鸟和那些航行的船舶……



《劳动者的音符》

卢先庆／摄



春雨淅沥，花也淅沥。

清晨的校园文化大道。靠栏杆一侧，一袭蔷薇你挨我挨你，打满了花骨朵。有的就忍俊不禁，含蓄而自在地开着，小小的花瓣蓄满琼浆，像极女中学生明亮扑闪的眼。

我看见的粉白浅红在细雨中氤氲，那极细腻细腻的光滑和晶亮仿佛在和雨粒挑逗——看我水晶帘动，惹得一径芳香。

天天走在这条路上，也算得是一种幸福。那种微风拂过翠湖的感觉哪怕只是一丝一缕一瞬间，也有微妙的悸动和贴切的跳腾；忽而那涟涟水波又平静下来，像一面镜子。它只浅照着你，素朴和纯粹就一目了然。

一位女老师正旁若无人地用手机拍照，我笑她，花如人啊！

她莞尔，“莫笑我哟！人不好看，花却好看，拍下来发到朋友圈，眼熟死个人呢！”

“花和人都好看。”我点头又摇头，一边走我的路，记忆中的那朵蔷薇真就在我眼前灿烂地开了，风风火火的，又安安静静静的，让我的眼不由一热。

她因为名字里带一个蕾字，也因为清纯率真略带张扬，毕业赠言里，我称她蔷薇花，并且专门写了一篇蔷薇的小散文送给她。

她看过后很是欢喜，仰着头半调皮半认真

蔷薇花开

李成燕

她说：“以后我就是你的蔷薇花，女儿花了哟！”

我说好啊，我正愁没女儿呢！

转眼到了她高二，有一天，她打电话匆匆地告诉我，“你周末到我们学校来一趟可以吗？顺便带几本书来。”

我知道肯定有事，不是带几本书那么简单。果然——

那晚，也在这条文化大道上，她低声向我诉说她的烦恼，说有好几个男同学追她，不知怎么办好。

我知道她冰雪聪明，就没直接讲那些大道理，只是指着旁边的蔷薇说，“你不是身上有刺吗？”

她也低头看花，看得很仔细，沉默了好久，忽然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懂了！”转身向教室跑去，留给我一个长发飘飘的背影。我相信这株蔷薇，刺虽柔软，自带芬芳；但刺毕竟是刺，是刺就能拒人千里……

后来很高兴她考上了重点大学，她没辜负我，也没辜负自己。兴许是学业负担重，大学四

年，她远在广西南宁，只给我写了三封信，我没回她一封，她倒并没责怪我。再后来她每学年都把成绩单和获奖证书寄给我，我打电话祝贺她，她竟不似过去那般傲娇，没有了舍我其谁的霸气，我想她是不是成熟了，稳重了？这正是我所期望的，我想这朵蔷薇成为一挂瀑布，一面墙。

再后来，我因为琐事多，也因为生性懒惰，更因为歧路坎坷，好长一段时间竟无暇顾及这朵蔷薇。

有一天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劈头第一句话就噎住了我，“你还在呀！”

不用辨别，这略带尖利的声音，这振幅、频率、分贝、音色，我都太熟悉了！不容我解释（也无从解释），她又连珠炮似的嚷嚷，“你知道不？你的蔷薇花为你你电话，七拐八弯好多人，最后，才请同学从初中英语老师那儿找到你的号码！”

我还能说什么，只好连连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！

她又趾高气扬起来，“春天到了，听你的女

儿花向你汇报，她现在在南宁一家银行，经理，骄傲吧？嘻嘻……”

我因了自己的境遇，又不便向他详说，只好干脆不住声，听她滔滔个没完。那天的阳光很温暖，我好像记得是春夏之交。

末了，她安静下来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有时真的有点想你。”我听到的是低低的哽咽声。

又是一个阳春雨夜，她在私信里发给我一张照片，还说，这是我酒醉的样子，能不能给醉酒的蔷薇写首诗？

我其实知道她的苦衷，为了工作的应酬，有时躲都躲不开！好几次我说过她，要她珍惜身体，兴许这次没躲过。

她却发来很长一段话，她说她遇到了大学初恋，准确地说是暗恋。今晚她向那个一米八零的帅哥学长述说了过去的一切，不为别的，只是不想辜负过去的青春，只是因为现在她已经结婚生子了，所以才有勇气说，有勇气心甘情愿青涩一次。她说今晚她喝多了，她还说她的海哥吃醋了。

福田的茶

余桂安

巍巍羊耳山，悠悠福田行。时值菜花黄，李花白，茶叶绿的好时节，一条小河横贯福田，一排排柳树清风曼舞，热情的肖光毅老师笑靥如花般温暖，那一弯湾细细长长的明艳的菜花环绕在福田山村的每一个旮旯角，李花随意的点缀其间，醉行花海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福田，五福之地，五龙之水，汇聚一方，润泽万物，孕育出勤劳而善良的福田人，以水口挂面，腾龙脆李，塘坊清露茗香为著名，我最感兴趣的是福田的茶。小时候，我的家乡官田后山高垅地也有一片茶园，为啥叫这个名字？究竟是哪几个字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无从考究，姑且就这几个字吧！据说是上个世纪农业学大寨时所建，那一行行隆起的茶树，环绕在一个又一个山脊上，青绿的茶，赤黄的土，蔚蓝的天，美得像一幅画。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和小伙子三三两两的穿梭其间，五句子歌此起彼伏的响彻整个茶园，飘向云端。

那时我才七八岁，一日，母亲跟我说：“明天，你也跟着大姐去采茶，两角钱一斤，采的茶钱，你自己要。”我心想：采一斤两角钱，两斤不就有四角钱吗？内心一阵窃喜，采两斤，我就可以得到渴慕已久的红头绳了，还可以买20颗水果糖了！想起这些，我仿佛看到红头绳在向我要招手，那扎着红头绳的小辫子，欢快地在空中飞舞。高兴得手舞足蹈的我，拎起心爱的细篾筐筐就往外跑，或许是兴奋过度，得意忘形，刚跑到屋旁的堰塘边，一脚踩空，重重的摔下去，摔得头破血流，血顺着额角流到脸颊、嘴角，热乎乎的一摸，满手鲜红，疼得我大声哀嚎着。母亲心急火燎的赶来，带我到土医生那里疗伤，还缝了几针，可怜的我，迎来的不是红红的头绳，也不是水果糖。医生在我的头上绕了一圈圈的白纱布，中间还印出一朵血染的花朵来。那时我们大队正放电影《地道战》，走进教室的那一刹那，同学们看我像受伤的样子很像日本鬼子山田君，哄堂大笑。老师愣了，那愣愣的眼神，我分明看到了慈父般的心疼。从小我父亲在外地工作，一年至多回来一次，有时甚至两年、三年，老师心疼的眼神，是我久违的幸福。

而今，站在塘坊村的茶山上，远处繁花似锦，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香。近处，薄雾霏霏，一垄垄茶树整齐地环绕在塘坊村，沐浴在雾气中的茶树在这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阳春三月，如少女般，娟然如拭，清新脱俗，尽情地展露青葱的绿意，冒出毛茸茸的芽尖，像花儿一样星星点点散落在每一个茶梢上，叶面上带着薄薄细细的晨露，三三两两布衣素颜的姑娘，腰系竹筐，纤纤玉手，飞绕其间，那柔柔的兰花手如敦煌飞天般柔美优雅，将采摘下来的茶叶儿轻轻巧巧地放进竹篮里。

经营这片茶园的翁总立在茶垄间，深情地注视着这片茶园，犹如慈父般，暖暖的爱怜拂过新生的叶芽散发着的新绿，感慨的说：“我们几代人苦心经营的清露茗香，只选择明前茶，而且只选择带有露水的清晨采摘！”我们一脸疑惑，翁总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：“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蓄积了一个冬的茶树，体内的养分得到充分的积累，初春萌发，叶绿素含量高，芽叶细嫩，天然清香，冲泡出来的茶水碧绿，清澈，纯净。但由于气温低，生长速度缓慢，能达到采摘标准的很少，因此产量很低，尤其珍贵，有明前茶，贵如金的说法。”

“一斤茶叶炒制出来至少要六万左右的嫩芽。”翁总将采摘的嫩芽去掉马蹄后，放于手心，如莲心，又如一张小小的帆，舟舱有些鼓，叶芽内还紧紧的拥抱着更小的茶叶儿，不打开是看不出来的。“那些张开的叶片是不能做清露茗香的。”我们暗自佩服翁总，把茶叶做到极致。顿了顿，翁总继续为我们阐释道：“清晨于云雾中采摘的茶叶，充分吸取天地之灵气，聚云雾之甘露，更加清新脱俗，泡出来的茶如云雾升腾，香气缥缈，时隐时现。”

“我们将采摘的清露茶叶自然晾干，然后杀青，精揉，理条，揉捻，烘干，检验，包装等一系列繁复的制作过程，最后虔诚地送到饮茶人的手中。”于是翁总又带我们到制茶车间，了解茶叶的制作过程。整个车间干净，整洁，明亮，通风好！制茶人各就其位，有条不紊。清风过处，茶香扑鼻而来，亲吻着你的脸颊和裸露在外的每一寸肌肤，钻进你的发间，衣袖间……让你情不自禁的闭上眼睛，轻轻呼吸，仿佛置身于云雾间，湿润而梦幻般的香气，让你的每一个毛孔，每一条皱纹都舒展开来。每一个制茶人细致而娴熟，安静而庄严，他们细心地制作每一片茶叶。我想，浸润在茶香里，每一个制茶人内心都是宁静祥和的！

接下来是品茶，其实我也不会品茶，只不过喜欢看茶杯冲泡之后复活的过程，看它们在杯中旋转，飞升，漂浮，舒展，然后慢慢的沉淀落下。茶不嫌水的无味，水不嫌茶的干涩；没有水，茶无法展示他的生命价值，没有茶，水淡而无味。茶与水之间互相接纳，互相融入，互相成就，真正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，像极了爱情。

冥想之间，翁总已用干净透明的玻璃杯沏好了茶，静静的观望杯中缓缓沉浮、徐徐上升舒展的绿芽，那蒸腾的水汽，如烟如雾，恍若梦里的江南，氤氲的茶香随之弥漫飘散。茶水青碧，如琥珀般的通透，澄澈。我不大喜欢毛尖，因为被冲泡之后，茶水中总有一些杂毛似的漂浮物，这些东西很不容易沉淀下来，使得茶水浑浊而不通透。采茶时却又无比喜爱茶尖上那细细密密的绒毛，感觉稚嫩拙朴。经历杀青，揉捻，烘焙后，去掉了这层浮毛和一切漂浮的东西，方显茶的成熟。这何尝不像人生，在艰难曲折中沉浮，在痛苦辛酸中磨砺，在幸福忧伤中追寻，在大彻大悟中淡然融入，活得通透。

茶可一人独享，亦可三五友人共饮，少了推杯换盏的嘈杂，喧嚣，有的只是宁静淡然。茶可清心，茶也醉人！喝完绿茶喝红茶，不知不觉，微醺！竟一夜未眠，满眼都是你！福田的茶，原来亦醉人！



神女峰

我比她大太多，当然比她更沧桑。索性不劝她，只是照她的意愿，当即写下这首《蔷薇轻浅》给她：

好多春夏交接的日子 / 我醒来都带着蔷薇轻浅的笑脸 / 我的手指多轻浅的口子 / 轻轻浅浅的疼。它的露水打湿我 / 却绝对不发炎 / 我这样说，你肯定我的生活中 / 不乏一座轻浅小花园 / 更不乏轻浅的蔷薇小美人 / 戴着轻浅的护士帽 / 她不给我测血压体温打点滴 / 只用食指，轻轻地，戳了我一下。

过了很久，她回了我一个笑脸，我猜她一定是在雨中睡着了，我猜南宁一定也下着雨。

此时的我毫无睡意，特地走到窗前眺望，我的蔷薇花，你在南宁还好吗？我想这是一定的，花有季节的呵护，人有自然的恩典，还有美好的情愫美好的爱情，有她一心一意爱着的和爱着她的海哥，我的蔷薇花会更蔷薇，女儿花会更女儿。

窗外雨声淅沥，我的这株蔷薇也不住地淅淅沥沥，淅沥着……

